

楔子 情種之初

入冬的天水城，因為上千條天水縱橫，初晨的霧氣濃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，不過也因此添了幾分仙境般縹緲的氣息。

直到陽光突破雲層，才讓霧氣稍稍消散。

而此刻，天水城最熱鬧的十字大街上，商舖早已開始營生，吆喝聲此起彼落，好不熱鬧，樊家的悅來茶肆一早已有不少人潮湧入。

一個看起來十一、二歲的男孩緩步踏進，他身著上等精美絲綢錦衣，長髮依出雲王朝的律例紮著雙髻，玉白小臉上嵌著出色的五官，尤其是那雙桃花眼，美得不似人間物事。

充當酒樓掌櫃的龐香兒一瞧見他，便開口叫喚。「兒子，你怎麼來了？這時你不是該在私塾裡？」

「娘……爹呢？」他問著，濃眉微攢著。

「你爹正在後頭的別院裡招待朋友。」龐香兒察覺到兒子的不對勁，繞出櫃台看著他。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「娘，我心裡的事只能跟爹說，這是男人之間的事。」他的表情沉重，像是為了什麼而苦。

龐香兒聞言，不禁眯起美目，纖指往他玉潤的耳垂一擰。「有什麼天大的事只能跟你爹談，卻不能跟你娘我說？」

「娘……」他吃痛，卻不屈從，身為男人就是要禁得住疼痛。

「說，否則今晚就不跟你睡。」

聽見親親娘親的威脅，樊入義只能像隻鬥敗的公雞垂著頭，無力地道：「娘……我問妳，我看起來真像個娘兒們嗎？」

龐香兒一愣。「怎麼會？」

她的兒子長得的確是人見人愛，有著濃眉桃花眼、俊鼻豐潤唇，要是把髮髻放下，活脫脫就像個小姑娘……但這是因為他年紀還小，等他再長大一些，不就成了俊美無儔的少年郎。

「可是私塾裡的李俊飛說我是個姑娘家。」他抿緊了唇恨恨說著。

龐香兒了然於心地點了點頭。「那不過是故意激你的罷了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」

同儕之間總是會有些無傷大雅的言語攻擊，想想其實也沒什麼。

「可是他親我，這也算故意激我？」他不解，這樣激他有什麼好玩的。

龐香兒一聽，神色一凜。「兒子，你要記住，以後見到那個李俊飛要離遠一點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他不解，要是就此避開他，不就顯得自己很怕他，那他豈不是失了威風？

「因為他喜歡你，但這斷然不可。」龐香兒說得義正詞嚴。

「娘，我是男孩，他怎麼可能會喜歡我。」男人喜歡女人才是天經地義的事，爹都是這麼說的。

「可是天底下就是有這種人，只是喜歡嘗鮮卻沒有真情真意，你可千萬別跟他們在一起，是男人就該喜歡女人。」怕兒子誤入歧途，她不斷諄諄告誡著。

她對喜男風的人沒偏見，但她兒子實在長得太俊，說不準真有人懷有惡心，想拐走她沒心眼的傻兒子，為了保護他，她當然要把話說重一些，免得兒子傻傻上當。

「是。」

等他長大之後，他也要跟他爹看齊，迎娶一個像娘一樣的妻子，快樂的過一生。和娘親再隨口聊兩句，他本來打算離去，但想想人都已經來到茶肆，也去看看爹。於是他快步穿過通往後方別院的長廊，等越過了拱門，便瞧見他爹和客人坐在石亭裡頭喝茶，聊得好不快活。

這天底下，他最佩服的人就是他爹了，從沒見過有人可以像爹這樣交友廣闊，不管是王公貴族還是販夫走卒，爹向來不問身分高低，只要能夠談心深交，全都是知己，所以不管何時，爹身邊總有人跟隨著。

等到他長大之後，一定要效法爹，結交一大群知心好友。

「爹。」走近石亭時，他開口喚著。

樊守年直睇著他笑，而原背對他的客人也轉過頭來，那一瞬間，他的心像是狠狠被抓住。

那人有張清秀偏陰柔的臉，五官極為立體突出，帶著妖異的俊色，尤其這會笑得微眯眼時，樊入義情不自禁倒抽口氣。

「義兒，過來。」樊守年向兒子招手道。

「爹，她是……」他回神後上前低問，嗓音介於男孩與男人之間。

他爹有數不清的知心好友，可是他從沒見過這個人。

「爹替你介紹，他是……」

「爹，她成親了嗎？」

正所謂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，為了不讓自己錯過，樊入義決定趁早出手。

樊守年聞言，不禁愣住，好半晌才看向那人。

那人微揚起濃眉，淡笑回道：「還沒。」

「那妳等著當我的妻子吧！」他喊出令兩人都傻眼的宣言。

這等絕色，他絕對不能錯過！娘說過，一旦心動，就要搶在別人之前將看中之物定下，寧可錯殺不可放過，就像當年她看上爹一樣！

娘的諄諄教誨，他一直記在心裡，所以在他感覺心動——出現娘說的症狀時，不管對方年紀比他大多少，他也要馬上定下。

畢竟娘也比爹大了三歲，他要是娶個比自己大個七、八歲的媳婦，應該也不打緊吧。

「兒子呀，你……」樊守年俊逸的五官不禁皺成一團。

該誇自個的兒子眼光真好，知道欣賞好貨色，還是說……兒子的眼睛是不是有問題，找大夫醫治的話，也不知道治不治得好？

「你想娶我？」

雖說他的嗓音不比一般男人低沉，但絕對聽得出是男人，這孩子究竟是怎麼回事？是天生大膽，還是根本是個傻子？

「對，請妳等我長大，我一定會娶妳。」樊入義說得再篤定不過。

男人像是聽見天大的笑話，眼見孩子的爹要出聲告誡，他好笑地先朝那男孩招了招手，附在他耳邊低語一句，只見男孩的神情從羞澀興奮到不解，最終低喃著，「可是我……」

「來，喝杯茶吧。」男人強勢地把茶杯遞給他，「只要你做得到這一點，我就答應你。」

樊入義將茶一飲而盡，豪氣萬千地道：「好，我們一言為定！」

看來今天是他的好日子，本來只是想找爹談談他被親的事，沒想到竟能遇到教他心動的人。

男人低低笑著，直到友人忍不住問：「你到底跟我這個傻兒子說了什麼？」樊守年刻意壓低聲音，怕兒子聽見，損及他的自尊心。

「這是我跟他之間的祕密。」男人淡笑回答。

「唉，我這兒子也不知怎麼搞的，竟將你錯認成姑娘家……」看著兒子再認真不過的表情，不禁又嘆了口氣。

他這兒子精明得要命，往後要是接掌他的生意，必能做得很好，怎麼今天完全走了樣？

而男孩也不會知道，今日意料之外的相遇，竟造就他一輩子扭轉不過的姻緣。

日後想起，也許他該感謝那調戲他的李俊飛才是。

第一章 盲目桃花

樊入義倚在窗邊，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，看似正欣賞著窗外天水東支上的冰霜風貌，又像是陷入某種無奈的相思之中。

天水城一年四季皆有不同的面貌，初春降臨時，天水沿岸的桃花綻放似火，引人駐足；入夏後，各式祭典上場，男男女女最愛划著柳葉舟在天水上互覓佳侶；入秋時，中秋佳節慶團圓，木樨飄香千里；入冬後，由於雪雨不斷，較淺的東支會覆上一層薄薄的冰霜，那時沒有慶典更沒有船隻航行天水上，整座城顯得肅穆許多。

就像這倚窗的男人，笑臉桃花快要凋零了。

男人面如桃花，唇角的淡紋顯示他是個愛笑的人，然而此刻的他，神情有些恍惚，思緒停留在當初掉入愛情的那一瞬間。

那是個夜晚，就在黑霧林的小木屋裡，當她搭著馬車到來，看著她走到自己面前，那一瞬間，他的心像是被狠狠一撞，他的眼再也移不開，身軀更情難自禁地微顫著，像是因為兩人相遇而激動著。

他知道，他戀愛了。

「大少，你把窗子推那麼開，不冷嗎？」穿著青衣的掠陽拿著食盤走進房內，見狀，不禁一愣。

外頭正飛著雪雨，說冷不冷，可是窗子推那麼開，雪雨都打濕他的衣袍了。

「冷點好啊，可以讓我的腦袋冷靜一點，好好想些應對之策。」倚在窗邊的樊入義啟口，嗓音清朗悅耳。

掠陽一聽，不由得重重嘆了口氣。

遇到妖孽了……這話他是含在嘴裡，死也不敢說出口的。

畢竟他只是主子的貼侍，很多事他眼睛雪亮得很，卻不容許他說出口，可要是不說，難道真的眼睜睜看著主子繼續執迷不悟，落到萬劫不復的地步？

唉，他心裡很是糾結。

而這一切的源頭，都得要怪伏旭那個見不得光的煉丹師。

話說出雲王朝的風氣極為開放，唯獨對咒術師和煉丹師有偏見，原因就出在數十年前，曾經發生過咒術師和煉丹師為了錢財咒殺人的事件，從此之後，天水城的百姓對這兩種人物都極度排斥。

直到一年多前，伏旭的咒術師師兄陰錯陽差救了現今的皇上之後，咒術師和煉丹師才不再像從前那般不被人所接受。

眼下糟糕的是，一次因緣際會下，主子遇見了伏旭，瞬間天雷勾動地火，一發不可收拾，他的桃花大少開始一連串的死纏爛打，一頭栽進了愛情裡。

更令人膽戰心驚的是，主子一口咬定伏旭是個姑娘家，不管眾人好說歹說，他不信就是不信。

這教他忍不住懷疑，身為煉丹師的伏旭給他主子吃了什麼怪東西，才會導致主子直到現在還深陷其中不可自拔。

而且伏旭原本住在南城外那不見天日的黑霧林裡，後來因為他師兄的關係常常進城，也由於他是文府當家的好友，應邀便寄住在文府裡。

如此一來，便宜了也是文當家好友的主子，讓他更是有大把的藉口，三天兩頭就往文府跑。

「掠陽，你說，我到底該要怎麼做，她才會給我一點好臉色看？」好半晌，樊入義抬起染上哀怨的桃花臉。

「……來個欲擒故縱，大少意下如何？」掠陽皮笑肉不笑地道。

最好是到最後可以「縱虎歸山」，大夥皆大歡喜。

「不行，要是她真不理我的話，我就虧大了。」

掠陽翻了翻白眼，已經不太想理這個病人膏肓的主子，可他得告知一件正經事。

「對了，夫人在找你。」

「那不成，我待會要出去。」樊入義想也不想地拒絕。

「大少要上哪？」

這狀況太古怪，大少和夫人母子情深，向來是夫人有事要找，大少絕對是二話不說地趕緊前往，如今竟要外出……難不成外頭有比夫人還要重要的事要他趕忙處理？

「伏旭今天要回黑霧林，我要送她回去。」想到心上人打算回黑霧林，他就覺得心情沉重。

雖說黑霧林就在城南外，說遠不遠、說近不近，卻是他很難踏進之處。不知道為什麼，他每踏進黑霧林，就覺得渾身不舒服。

掠陽聽完，嘴角抽動著。

「一個大男人不需要護送吧！」他沒好氣地道。

他家主子對姑娘家完全是護花使者自居，禮數之足常常讓很多姑娘誤會，以為他對自己有意。沒想到這些招數竟然也一併使用在一個大男人身上，真的讓人很想嘆氣。

樊入義眯起清亮的桃花眼，好半晌才緩緩勾笑，那抹笑像是在輕嘆他有多麼的無知，竟有眼不識珍寶。

「你要這麼認為就這麼認為吧。」他無所謂地哼著。

這一年多來，跟他這麼說的人多到他已經數不清了。好友文府的當家文世濤是這麼說，嫂夫人亦是，而伏旭的師兄朔夜也言之鑿鑿。

他們真以為他瞎了嗎？

能教他心動的如此珍品，怎麼可能會是個男人？

毫無疑問的，伏旭一定是個女人，否則他怎麼會愛上她？

他在女人堆遊走多時，從沒遇過教他心動的，好不容易心動了，他怎麼可能錯過？

「可是他明明是個男人！」掠陽抱頭喊著。

老天啊！為什麼要這樣處罰他家主子？

主子雖然有點自戀，很享受眾星拱月的滋味，但也不能因為這小小的缺點，就罰他家主子愛上個男人吧？

「唉，我原諒你眼睛不好。」樊入義搖頭輕嘆。

掠陽瞪大眼，他眼睛不好？！他都能清楚地看見他家主子有幾根眼睫毛，他的眼睛會有問題？

有問題的到底是誰呀？

「放眼天水城，有哪個姑娘家長得像他那麼高大？又有哪個姑娘家可以不把大少看在眼裡的？」清醒啊，大少！

「就說你見識短淺，自然不知道鄰國也有長得高頭大馬的姑娘，說她高嘛，也不過是和我一般，也沒比我高，至於她看不上我……但她確確實實是我此生命定的娘子。」樊入義自然有他一套說法。

不是他自誇，爹娘給他一張好皮相，不管男男女女都對他十分青睞，少有人厭惡，託媒人上門提親的次數已經多到他數不清，代表他絕對是個極品。而伏旭看不上他，對他而言，是他這一輩子最大的挑戰，教他更加篤定非要得到她不可。

掠陽聽得目瞪口呆，只覺得他家主子病得好嚴重……他都已經說得這麼白了，為什麼他還是聽不進去？

「好了，不跟你說了，我要出門了。」樊入義站起身，檀髮束環，一身月牙白的精繡交領錦袍襯托出他頎長的身形，臉上輕點的笑意猶如一道光芒，讓那張桃花臉更顯奪目。

見主子要走，掠陽趕忙阻止。「大少，夫人還在等你。」

「得了吧，我娘找我還能有什麼大事？八成又是要介紹哪家千金與我結識，唉，我娘真是多此一舉，我現在不正忙著要把我未來的娘子給追到手嗎？」他輕笑著，黝亮的桃花眼笑得微眯。

掠陽呆住，他千想萬想也想不到大少為了那妖孽執意出門……不過，那妖孽總算要

回黑霧林了，這算是一大好事，可是就怕往後大少外出的時間會更長，身為大少貼侍的他到底要怎樣才能讓大少懸崖勒馬？

「為什麼大少不乾脆邀他到咱們酒樓住上一陣子？」想了下，忠心不二的掠陽獻上計謀。

樊入義橫眼看他，那雙桃花眼底滿是不屑和輕嘆。「你以為我沒邀請過他嗎？」伏旭不肯，他又能有什麼辦法？

「大少為何不跟他說，是老爺邀請的？」

「我爹？」

「可不是嗎？老爺既然和他的師兄朔夜私交甚篤，這一年來雙方也經常往文府走動，可以說要邀文家人與他一聚，飯後再順勢邀請他住下，這樣大少才能近水樓台先得月，不是嗎？」掠陽分析得頭頭是道，然那說話的嘴臉，就是帶了點正謀畫什麼的奸詐感。

樊入義輕呀了聲，忍不住拍拍他的臉。「我說掠陽，你這腦袋什麼時候變得這麼精明了？」他居然沒想到可以用爹當藉口。

「小的本來就該幫大少分憂解勞。」掠陽皮笑肉不笑地道。

「……可你不是歧視煉丹師？」

雖說城裡的百姓對煉丹師的印象稍有改觀，但這也不代表所有百姓都能夠接受。甚至，有些人是非常偏執的厭惡，而他懷疑掠陽就是偏執的那一派，要不然怎會每回他要去找伏旭時，都一臉痛苦的模樣？

「哪有？」天地良心，他對什麼咒術師還是煉丹師的一點也不歧視，他在意的是，主子身為樊家獨子，要是不幸踏上不歸路，那樊家可就要絕後了。

樊入義揚起濃眉，好看的唇勾彎著。「那好，我現在就去邀請他，乾脆把他直接接進酒樓裡。」

他一走出門，掠陽隨即快步跟上。

主子以為他是一心為他好，所以替他出主意？

別傻了！什麼近水樓台先得月，他純粹只是想製造機會，讓他家眼睛怪怪的大少看清楚伏旭到底是男還是女，然後再確定，到底是不是伏旭那傢伙給大少吃了什麼怪東西。

「這樣也好，就讓我來證明伏旭是個姑娘家，這麼一來，你也可以心服口服了吧。」

樊入義走得極快，頭也不回地道。

掠陽一愣，瞠目結舌。

怎麼？難不成他剛剛不小心把心裡想的話給說出口了？

樊入義回頭瞥他一眼。「我要是連你這麼一點心思都看不透，我還怎麼當你主子？」沒好氣地啐了聲，急步走開。

掠陽張著嘴直睇著樊入義在門口坐上馬車的身影，不禁扼腕。

瞧，他家主子心思細膩得緊，要猜人心思壓根不難，可為什麼那雙漂亮的眼卻看不透事實真相？

當樊入義坐著馬車來到文府時，適巧文世濤正送伏旭到門口，見狀，等不及馬車停妥，他已經先行跳下。

「伏旭。」

伏旭沒有回頭，光是聽見馬車聲，他就知道樊入義這個打死不退的傢伙又來了。不想理他，和文世濤道別之後，他便往前走去，然而才走了兩步，樊入義已經擋在他的面前，朝他揚開大大的笑。

忍不住的，他嘆了口氣，這人真是萬分棘手。

不知道已經跟他說過多少次自己是個男人，偏偏他能夠很自然地認為這並不重要，「我知道妳有難言之隱，那都沒關係，無礙我對妳的愛。」

真的是讓人很無言的對話。這人的心思很單純，儘管從商，卻依舊保有赤子之心，還有一廂情願的愚蠢，不僅說起話來毫不遮掩心緒，還開門見山地示愛，讓他非常困擾。

「請讓讓。」伏旭淡聲道，連虛應的笑容都不給。

「伏旭，我爹想請妳到酒樓一聚，不知道妳肯不肯賞臉？」樊入義像是壓根沒感覺到被忽視的難堪，逕自說著。

難堪？想要得到愛，誰還在乎面子不面子。

只要能夠守得雲開見明月，這麼一丁點的考驗，他一點都不在意。

「你爹？」伏旭猛地抬眼，疑惑滿滿。

樊入義直睇著他。伏旭有張令他屏息注視的美顏，不是妖豔更不是絕色，是一種剛好可以觸動他心的容顏。濃眉稍嫌粗筆，狹長美眸帶著魔魅，鼻形俊挺、唇形略薄，是偏了男相，卻又帶著誘人的陰柔。

從古至今，女生男相不是沒有過，在他眼裡，伏旭擁有女子的陰柔妖美和男人特有的英氣俊魅，這種相貌，怕是放眼出雲王朝就這麼一個。

儘管伏旭總是刻意穿著男子的玄色錦袍，長髮像是隱士般的隨意紮在腦後，言行亦總是淡漠偏冷，像是刻意與人保持距離，但他見過伏旭開懷大笑的模樣，不妖不媚，那是讓他至今難忘、千金難買的笑容。

因為那一笑，他明白伏旭並非是生性淡漠，而是基於身分，強迫自己無情罷了，真實的他，肯定熱情又爽朗，而他發誓，一定要讓伏旭重拾那份熱情。

「樊入義，現在是怎麼著？眼睛不好，就連耳朵也聽不見了？」

耳邊傳來伏旭似笑非笑的戲謔，樊入義才急急回過神，深呼吸了一口，笑瞇了無人能敵的桃花眼，「對不起，妳讓我看得入神了，一時沒留心妳剛剛說了什麼？」

「……」伏旭無言地看著他。

幾步之外的文世濤不斷地摩挲著雙臂，不是因為冷，而是因為對話太肉麻，讓他雞皮疙瘩爬了滿身。

至於負責駕馬車的掠陽，本來被伏旭的話激得牙癢癢的，下一刻則被主子噁爛的言語給嚇得腦袋一片空白。

實在是……太噁心了，主子……掠陽忍不住在心裡吶喊著。

然而，樊入義渾然未覺，努力地在心儀的人面前表現出他最溫文儒雅的一面，刻

意壓低了聲音，微眯著眼放電。「嗯，伏旭？」

沒有一個姑娘能從這一招底下逃脫，聽過他如此磁性的聲嚟，瞧見他如此性感眼神的絕對腿軟尖叫的，會無動於衷的要不是眼睛不好就是不愛男人，而伏旭始終對這一招無感，這就代表著……他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。

伏旭看著他半晌，幾不可聞地嘆了口氣，淡聲道：「你說你爹邀請我到酒樓一聚？」

「是的。」他臉不紅氣不喘地道。

他打算待會以最快的速度回酒樓，好跟爹串通，免得露餡，不過丟臉事小，若伏旭轉身走人那就麻煩了。

「你爹為什麼突然邀我過府作客？」他又問，垂下長睫不看他，像是在等待他的答案好證實他的猜想。

樊入義信手拈來一套說法。「這也沒什麼，我爹好客，妳和妳師兄朔夜都是我爹的朋友，就想請妳們一起到酒樓聚聚、把酒言歡一番，邀請的不只是妳，還包括朔夜和文家的所有人。」

先把她拐到酒樓想個法子把她灌醉，隔天再找說詞讓她在酒樓住上一陣子。

就快要過年了，在城裡過年總好過獨自一人在黑霧林要好。

聞言，伏旭不禁揚眉打量他。

樊入義長得唇紅齒白，奶油桃花樣，身形頎長，穿著月牙白的精繡交領錦袍，看起來倒有幾分書生氣息，只要他不刻意笑得那般淫蕩……確實是相當賞心悅目的桃花大少，相信不少天水城的姑娘為他傾心。

而他不信樊入義的說法。理由很簡單，因為他跟他爹有私下協議，要盡其所能地避開他，所以他前往悅來酒樓時，通常都是挑樊入義剛好出城辦事。

可見他根本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想將自己留下，為什麼？

這一年多來，他給他碰的釘子還不夠？

看來是力道不夠，他必須更殘忍才成。

正要開口時，卻聽樊入義已經轉向文世濤敲時間。「世濤，也請嫂夫人準備一下，大夥一道來比較熱鬧。」

文世濤揚笑看著他，沒轍地道：「你們先過去，我去問問懿叔要不要去。」

「要，朔夜一定要來。」他忙道。

文世濤口中說的懿叔，指的就是朔夜，那是文予懿身為咒術師的名字，就如伏旭這個名字，也是他身為煉丹師的名字，並非原本姓名。

全都交代完畢之後，樊入義飛快地回到伏旭的身邊。「好了，我們先過去吧，他們文家那麼多人，恐怕還得等上一陣子。」

伏旭直瞅著他，對他臉上張揚的笑很沒轍。「我有說要去？」儘管沒轍，卻也不想讓他稱心如意。

伏旭笑得壞心眼，帶點無害的邪氣。

「大夥一起來嘛，人多也熱鬧些。」伏旭那麼一點程度的壞心眼，看在樊入義的眼裡異常的對味。

況且伏旭或許會因為在場的熟人多、氣氛熱鬧，就開懷大笑？他實在想再見到他

的笑容。

「你叫我去，我就得去？」像是挑戰他的耐性極限，伏旭偏不給他正面回答。

「來嘛。」樊入義壓根不氣餒，甚至還很享受。

伏旭見狀，不禁無力地閉了閉眼。

一年多斷續交手下來，他知道樊入義是個沒少爺架子，也是很有商業腦袋的男人，想要甩開這種姿態柔軟、手腕一流的男人絕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也許……他應該找樊入義他爹談談才對。

想了下，把掛在肩上的包袱往上一丟，「接著。」伏旭走向馬車。

他沒有回頭，但可以想見樊入義身手俐落地將包袱接住，然後快步走到他的身旁，儼然像是隻訓練有素的忠犬。

負責駕馬車的掠陽看著這一幕，無法容忍伏旭把自家主子當成狗一樣看待，懷抱著一定要戳穿他性別的心思，駕著馬車直往悅來酒樓而去。

悅來酒樓位於天水城的東邊，佔地廣大，三棟樓由穿廊銜接，而底下則分別有兩條較淺的天水東支穿過，後方有大片的石板廣場，每個月有定期的百戲表演，再往後走，可以直通各座觀景樓。

然而，悅來酒樓最大的賣點在於搭在兩條溪水上的橋亭，夏天時會把四面木捲門全部拉開，入冬之後則全數拉上。這種設計是出雲王朝首創的做法，聽說這構思是出自於樊入義的腦袋，再由文世濤設計監督打造。

「來這邊，從這座橋亭看出，可以瞧見天水東支上的水霧。」像是獻寶似的，一進酒樓，樊入義便拉著伏旭來到橋亭坐下。

正要將木捲門拉上時，卻聽伏旭道：「開著吧。」

「不冷嗎？」

雖說沒有下雪，但是天空斷斷續續飄下雪雨，要是木捲門不關，極可能隨風打進橋亭裡，要是打濕，可就有得凍了。

「你當我是姑娘家？」這句話他不知道跟他說過多少次了，然而他的反應是——

「妳不冷就好。」

他的回答讓伏旭忍不住嘆氣。

樊入義的目光清亮，腦袋也很清醒，行事十分有想法，壓根不像是被下咒，可為什麼偏偏對他異常執迷？

難道是……

「掠陽，去看看，怎麼到現在還沒將茶水送上來。」

「……是。」

兩人的應對聲拉回了伏旭的思緒，抬眼望去，剛好瞧見掠陽一臉複雜地看著自己，那神情好似顧忌他會對他的主子做什麼似的。

衝著那表情，伏旭心念一動，既然他認定自己會對他的主子做什麼，就氣他一氣，讓他之後更努力阻止樊入義來招惹自己，便硬是往樊入義身邊偎近了一些，就見掠陽瞬間瞪大了眼。

伏旭的貼近讓樊入義受寵若驚，瞥見掠陽那礙事鬼還杵在原地，不禁沒好氣地催促著，「還不趕快去？」

真是的，眼力真是差，都不知道自動閃遠一點，少礙他的事？

待掠陽握緊拳頭飛奔離去後，樊入義卻發現伏旭瞬間又退回原位，神情淡漠得教人讀不出思緒。

「我差人準備了一些茶水膳食，馬上就來。」樊入義乾笑著。

唉，他就知道天底下沒那麼好的事，早知有掠陽在，可以替他製造一點機會的話，方才他就不會那麼快趕他走。

「你爹呢？」伏旭淡問著。

「呃……他不在，不過他有交代要我好好地招待妳。」糟，沒遇見爹，要是爹待會突然蹦出來，那就麻煩了。

「他今天不會在酒樓嗎？」

「會，不過要晚一點。」樊入義腦袋快速地運轉著。「妳找我爹有事？」

「能有什麼事？不就是多謝他的招待罷了。」伏旭神情冷漠地道：「晚一點我就要回黑霧林，恐怕會有好一陣子不會見到他。」

樊入義直瞅著他，心裡有點泛澀。「我呢？」

他沒頭沒尾的一句話伏旭竟然聽懂了，卻故作不明白。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妳……」樊入義很想問他，既然知道有好一陣子不會再見到爹，那麼他呢？和爹相較，他們現下更常見面，而在他的努力下，兩人交情應該有變深，不是嗎？如果基於禮節，要向爹打聲招呼，難道什麼都不用跟他說嗎？

他很想問，可一時之間卻不知道該怎麼問出口。

畢竟連他也不是很清楚，伏旭對他到底是什麼感覺，該不會連朋友都不是吧？有時他甚至會出現荒謬的想法，總覺得她對自己分外冷漠，像是刻意想將他驅離似的。

伏旭懶懶看他一眼。「去找個好姑娘成親吧。」

這話聽在樊入義的耳裡，像火般一路燒進心坎。「妳不嫁我，我這輩子就不成親！」

伏旭微惱地噴了聲，然話還未出口，便聽掠陽老遠喊道：「老爺、夫人來了！」

伏旭抬眼望去，果真瞧見樊守年正挽著他的愛妻龐香兒走來，不由得勾起淡淡的微笑。

第二章 桃花純情

「伏旭，真是稀客，你今天……」樊守年揚起大大的笑，儘管有些年歲，身形有點橫向發展，但無損他矯健的步伐。

話未說完人也還沒踏進橋亭裡，他就被兒子給攔住，瞧著兒子不斷地擠眉弄眼。

「爹，伏旭先到了，待會朔夜和世濤他們也會一道過來，咱們今天晚上可要好好熱鬧一番，不醉不歸。」樊入義直喊著。

樊守年立即意會。「兒子說得不對，什麼不醉不歸，是醉了也不歸，直接就在酒樓住下！」

樊入義聞言，不禁感動極了。

瞧，這就是他們父子倆之間無須言語的默契。

儘管樊守年不知道兒子為何要他配合演這齣戲，但好友來了，他自然要盡東道主之責好生招待才成。

然而招呼都還沒打，身旁的妻子倒是先發難了，一把擰住兒子的耳朵，教他很自然地退後一步。

「娘、娘，放手，有客人在，妳多少要給我留點面子。」樊入義不敢喊痛也不敢掙扎，只盼母親可以稍後再懲治他。

「你現在就只聽你爹的話，我找你，你就可以不用理我？」龐香兒耍起狠來，就連丈夫也要閃邊站。「我不是要掠陽跟你說，我在找你？」

年近半百的龐香兒保養得宜，看起來不像是樊入義的娘，反倒比較像是他的姊姊，看在伏旭眼裡，樊入義的面貌揉合了兩人的優點，而性子幾乎就和他爹一個樣，雖是個天之驕子，但待人卻向來親和真誠。

「娘，我只是要晚一點去找妳……有什麼天大的事，讓妳急著見我？」眼見面子裡子全都沒了，樊入義只好認命地應付他最親愛的娘親。

「不就是郝家那門親事，你到底打算如何？」龐香兒眼角餘光瞥見伏旭，朝他揮揮手，示意正在管教孩子，隨即又兇狠地瞪著兒子。「你是怎麼著？和你爹一個樣，到處留情，天天都有姑娘家託媒人上門說親，這也就算了，反正你年紀也不小了，是該定下來，生個孩子讓我玩玩。」

「郝家？」樊入義一頓，隨即想起。「娘啊，那根本是八字沒一撇，我跟雪梅頂多只能算是青梅竹馬，我對她沒那心思。」

他不忘回頭偷覷伏旭的反應，卻見到他爹不知道何時已站到伏旭身旁，熱絡地聊著，後者則回以淡淡一笑，教他氣惱極了。

態度會不會差太多了一點？

這真不是他的錯覺，而是伏旭面對任何人都能帶著笑，唯獨面對他時冷若冰霜……他到底是哪裡做錯了？

「你好大的膽子，老娘在跟你說話，你敢不睬我？」龐香兒暗暗加重指間的力量。樊入義嘆口氣，輕輕地拉下娘親的手。「娘，別擰了，要是擰疼了妳的手可怎麼好？」唉，娘真是年紀大了，這擰耳的力道根本無法跟當年相比。

「跟你爹一樣，就會油腔滑調地說些甜言蜜語，別以為我會就此放過你，你就算看不上郝家的千金，也趕緊給我找個人定下、討房媳婦，生個白胖孩子。」

「娘，我心底已經有人了。」樊入義壓低聲音道。

龐香兒眨眨杏眼。「真的假的？你可別騙我。」

「我說的都是真的，只是對方對我……」

龐香兒眯起眼。「你騙我的吧，放眼天水城，有哪戶人家的姑娘會看不上我的兒子？」不是她自誇，她兒子從小就受城中男男女女的青睞，要不是心性不定，早在十年前就該娶妻生子了。

「唉，算是遇到冤家吧。」

瞧樊入義那為情所苦的愁容不太像是裝出來的，龐香兒不由得抿緊唇。「那還不

簡單，告訴我是哪戶人家，我差人說媒去，不管對方的出身如何，只要你肯定下，我一律都點頭答應。」

樊入義聞言，心裡偷笑著，笑嘆自己娘親還是一樣很好拐，如此一來，未來他要是說他看上的人是個煉丹師，想必娘也不會排斥，至於他爹的話，根本不需要擔心，瞧，他爹和伏旭相處得多融洽。

他牽著龐香兒來到石桌邊，還未開口，伏旭便道：「方才那門親事不錯，你年紀不小，也該定下了，別讓你爹娘為你操心。」

樊入義聞言，彎起的唇角瞬間一垮。「承蒙妳擔心了，我沒打算要接受那門親事，因為我心底已經有人了。」

這人真是懂得怎麼傷人，關於情啊愛的，他不知道已經跟她說過幾遍，然而直到現在，她還是拒自己於千里之外。

但，他偏不是個容易放棄的人。

伏旭微揚起眉，像是聽不出他的弦外之音，反倒是樊守年有些錯愕地看著兩人。一旁的龐香兒先開了口。「我也很想知道到底是哪號人物，居然會看不上我兒子，兒子啊，加把勁，趕緊把對方給帶回家。」

伏旭聞言，不禁垂睫低笑。

「娘，我會的。」樊入義說得咬牙切齒。

他就不信自己永遠也打動不了她的心。

這樣一來一去的對話，竟教樊守年聽出個端倪，沉吟了下，岔開話題，「我看外頭的雪雨似乎愈下愈大了，咱們到千水樓的雅房去吧。」

「可不是嗎？這麼冷的天氣怎會待在橋亭這裡卻不拉上木捲門？」龐香兒蹙起柳眉問伏旭，「伏旭，你不冷嗎？」

「無妨，黑霧林可是比這裡還冷些。」

「那倒是。」她噘起嘴，細聲說：「你呀，不如就搬進城裡吧，要不，暫時在這酒樓裡待到過年後再做打算，畢竟你已經許久不曾在城裡過年了。」

「這個嘛……」伏旭面有難色地看向樊守年。

「先到雅房再聊吧。」樊守年率先起身，走過兒子身邊時，察覺兒子的目光一直停留在自己身上，教他不禁微微咳了聲。「入義，你是怎麼招呼客人的，竟讓人坐在這麼冷的橋亭裡。」

說完，挽著親親娘子先走一步。

樊入義一雙斜飛入鬢的眉蹙得死緊，總覺得剛才娘親和伏旭的對話聽起來很古怪，彷彿他們早已相識多時似的……

「你還杵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樊入義回神，直瞅著走過身旁的伏旭，不由得追上前問：「伏旭，妳是不是和我娘認識……喂！掠陽，你在做什麼？！」

問話到最後化為暴咆聲，只因掠陽撐開了傘，卻把雪水都潑到伏旭身上，教他濕了一身。

「大少，對不起，我沒看見他走過來，依小的看，不如先讓他換套大少的衣袍吧。」

掠陽道歉的態度很沒誠意。

可不是嗎？他為何要跟妖孽道歉？更何況他是故意的。

不把他潑濕，他要怎麼讓他脫下衣袍好給主子驗明正身？

「你！」樊入義豈會不知道掠陽在打什麼主意，然而此刻已經管不了那麼多，只能搶過掠陽的傘，拉著伏旭跑向能換衣袍的地方，希望別染上風寒才好。

傘下，伏旭跟著他的腳步，感受到他厚實掌心傳遞來的熱度。那是不該屬於他的溫暖，然而一時之間他卻不急著將他甩開。

「快點，這裡有乾淨的布巾。」

樊入義動作飛快地將伏旭拉進千水樓位於五樓的一間雅房裡，隨即翻找著雅房裡頭隨時備著的乾淨布巾。

這間雅房，是他懶得回樊府時專屬的房，裡頭的擺設隨他喜好，放的皆是他的物品。當初他會挑選這兒佔為己用，是因為從西邊的窗口往外看，視野極佳，不管是哪個時令，都能看見最美的風景。

伏旭接過布巾之後，直睇著在衣櫥裡不停翻找的樊入義，想了下，解開腦後的繫繩，好方便擦拭濕透的長髮。

「欸，妳怎麼還沒把衣服脫下？一直穿著濕的衣袍會染上風寒的。」挑好一套衣袍，樊入義一回頭便見伏旭坐在錦榻上頭，身上濕透的衣袍沒有解下，只顧著擦拭長髮。

原本擔憂的話語，卻在瞧見他放下長髮的模樣之後，自動噤聲。

伏旭的額頭飽滿，濃眉有型卻不跋扈，狹長的美眸垂斂，風情無限，尤其當他一頭長髮半遮面時……樊入義看得入迷，心跳得胸口都發熱了。

像是察覺到他的目光，伏旭懶懶地抬眼，衝他一笑，戲謔問：「你確定要我脫了衣袍？」

樊入義呆愣半晌，才猛地意會，桃花臉一下爆紅，忘了紫檀衣櫥就在身後還拚命往後退，整個人都跌坐進打開的衣櫥裡，連說起話來都結結巴巴。

「不不不，我、我不是那個意思，我……」

「你想看？」伏旭故意將手放在衣襟上。

俊臉爆紅的樊入義趕忙摀住雙眼。「不不不，我是怕妳染上風寒，我不是……我沒有……」

「不想看？」伏旭壞心眼的將衣襟拉開一些。

樊入義雙眼緊閉，背對他摸索著起身。「天、天氣很冷，趕緊換上我的衣袍，我、我、我待會、待會再過來……」說完，他走得倉皇，一下子踢到邊櫃，一會兒又撞到桌椅，最終狼狽不堪地奪門而出。

伏旭微揚起眉，笑嘆，「這麼純情？」

樊入義的貼侍在打什麼主意，他不是不懂，所以他也順水推舟打算給他當頭棒喝，想不到他竟然逃了……嗯……到底是樊入義太君子，還是太純情？

但不管是哪一種，他確實是個教人能夠放心去愛的男人，就算是他，也忍不住有

些心動，遺憾的是，他們並不適合。

伏旭不再多想，俐落地換上樊入義替他備妥的月牙色錦袍，站在鏡前，突然覺得錦袍上的白太亮，一點都不適合活在黑暗中的他。

樊入義在他眼裡，燦如朝陽，這樣的男人怎麼可能適合和他在一起？更何況他…

「伏旭，你換好衣袍了嗎？」外頭敲門聲響起，伴隨著樊守年的聲音。

伏旭回過神，淡然道：「進來吧，守年。」

樊守年推開門，看見他一身月牙白，有別平常的打扮，添了幾分玉樹臨風的清爽感。

「真是對不住，我聽我那傻兒子說了，是掠陽故意把你潑濕的，他現在正在處罰掠陽。」樊守年端著一壺熱茶進來，一坐到桌邊，便先替伏旭倒了一杯。「先喝點熱茶祛寒吧。」

「何必罰他？不過是一心護主罷了。」伏旭跟著落坐，拿起熱茶淺啜，等著樊守年發問，然而等了一會，卻等不到他半句話，不禁抬眼。「守年，你沒事情要問我？」

樊守年搔了搔臉，笑得有點尷尬。「還需要問嗎？看這狀況，不就是我家那傻兒子又迷上你了。」

伏旭微揚濃眉。「精明如你，果然一眼就看穿。」

「唉，傻小子十二歲那年就看上了你，沒想到十六年後，他還是一本初衷，你說這到底是什麼樣的緣？」

「孽緣。」他想也沒想地回應。

他作夢也沒想到，當年那個小男孩如今長得如此丰神俊秀，更沒想到他的眼睛一樣瞎，仍是拿他當女人看待。

「不過，他似乎沒認出你。」

伏旭慵懶地啜著茶。「他不可能認出我，因為當時我在他的茶水裡加了忘情咒，他應該徹底把我忘了。」

當他在黑霧林看到樊入義時，有些錯愕，因為樊入義的表現就跟當年一樣，但後來他發覺樊入義目光中透露的，不再是個男孩懷著似懂非懂的情愫，而是一個男人物色相伴一生的女人的訊息。

所以，他確定他的咒是有效的，只是男人的眼太瞎罷了。

「原來如此，難怪翌日我跟他提起你時，他一點印象都沒有。」

「我總不能讓你覺得困擾，對不？」那年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讓樊入義把他給忘了，永絕後患。

他很清楚樊守年並不樂見他和樊入義走得太近，所以後來，他鮮少再踏進天水城，也少和樊守年來往，直到樊守年帶著文世濤進到黑霧林，請求他醫治文世濤的妹妹，才又再度牽起了這段早被他切斷的緣分。

「說什麼困擾？讓你困擾的是我那個傻兒子。」樊守年笑得很尷尬，實在是因為他家兒子真的是……讓他這個爹很傷腦筋。

「不會，他性情極佳，想必是許多千金青睞的對象。」伏旭有一口沒一口地喝著熱茶。「放心，明天我會立刻回黑霧林，設下結界，不讓他進入。」

「你說的這是什麼話？」樊守年聽到最後，終於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不禁有點懊惱。

「都說尷尬的人是我，畢竟苦苦追求你、造成你困擾的是我兒子，我向你賠罪都還來不及，你倒是急著要走，像是我不歡迎你似的……」

「守年，你別誤會我的意思，我只是希望不要再生枝節罷了。」

「就算是這樣，你也要等過了年之後再回黑霧林。」樊守年悶聲道。

「現在離過年還有將近兩個月的時間……」

「你現在是把我當外人就是了？」樊守年難得板起臉。

「是兄弟。」

「說得好，既然是兄弟，你就給我留下，你要是敢偷偷離開，從此以後，你我老死不相往來！」樊守年撂下狠話，一臉堅定，透露出「我是認真的」的想法。

伏旭不禁無奈地嘆氣。

正因為是兄弟，這才糟呀……

陷入曖昧情愫裡的人並不只有樊入義，他用冷臉對付他年餘，可是他始終打死不退，那毫不遮掩的情意、從不吝於說出口的爱情，誰能不心動？

天可憐見，為了把持住自己，他已經使勁了全力。

「守年，我走，是為了不讓入義繼續執迷不悟。」他乏力地道，放下空茶杯。

「他執迷不悟是他的事，我會跟他說清楚，你是我的好友，咱們從相識到現在早已經過了三十年，那時候他還不知道在哪呢，怎能因為他破壞咱們的交情？」

伏旭張口欲言，終究還是把話給嚥進喉嚨。再琢磨過後道：「還是別說吧，我怕引發他被封印的記憶復甦，到時候就不好處理，現下只要讓他確知我是男兒身，他應該就不會再纏著我。」

長痛不如短痛，終究無緣的話，不要勉強彼此走這一遭。

樊守年著實難解。「不過說來也怪，為什麼入義老是把你錯認成女子？」十六年前，他可以當兒子涉世未深，分不清男女，可是都已經過了十六年，就算不到閱人無數，至少也開過葷的，怎會連男女都分不清？

伏旭五官俊秀是偏陰柔了些，但身形不管怎麼看都像個男人，到底是從哪點錯認的？

「這點我也很想知道。」

「話說回來，十六年前你到底是跟入義說了什麼？」當時伏旭附在入義的耳邊講了句話，他隔天想問兒子時，他卻忘了一切。

伏旭慢條斯理地替自己倒上一杯茶，「我說，若他先把眼睛給醫好，我就答應他的求婚。」

「……真是讓你見笑了。」

伏旭淡笑著，到底要怎麼讓那傻孩子睜開眼。

中午，伏旭在酒樓裡享用了一頓豐盛的膳食，而樊入義卻被父親給派到南邊的孔

雀城去辦事，估計不到半夜是回不到天水城。

入夜之後，文家人全都依約來到，一夥人就這麼在裡頭吃吃喝喝，酒過三巡之後，卻見樊入義如急驚風地竄了進來。

「你們居然沒有等我？！」樊入義氣得跳腳。

他要出門之際，便聽爹說文家人全都過來一聚，所以他不搭馬車改騎馬，奔馳過了城南外的孔雀山，直入孔雀城，仔細地巡視過城裡的酒樓分號，點收了帳款之後，馬上趕回，他本想著不過才掌燈時分還來得及，沒想到他們竟然已經開席吃了大半。

「氣什麼？你的位子不是替你留著了？」文世濤指著伏旭身邊的位子。

樊入義見狀，感念好友還是有將他擱在心上，正要坐到伏旭身旁時，不知道他爹是從哪個地方竄出來的，趕在他要坐下之前硬是將他推開。

「去去去，到那邊去，我要和伏旭聊些體己話。」樊守年擺了擺手。

放眼天水城，沒有人不知道他娘是個大醋桶，如今爹卻刻意坐在伏旭身旁，要是待會出了亂子，是誰要善後？

「爹，你跟伏旭如此親近，不怕娘生氣？」樊入義沒好氣地說。

「你娘有什麼好生氣的。」樊守年一臉不以為意，隨便指了個位子。「喏，去那邊坐著，別打擾咱們。」

咱、們？！

樊入義氣得牙癢癢，什麼咱們？最好是有那麼熟啦！

「我偏要坐在這。」拉了把椅子，樊入義硬是擠到伏旭的另一邊坐下，拿起掠陽遞來的碗筷，大口嚐著菜色，裝作專心吃飯的樣子，耳朵卻豎得尖尖的，偷聽著隔壁傳來的「體己話」。

「伏旭你說，那眼睛不好到底有沒有辦法治？」樊守年很自然地動手替伏旭倒酒。樊入義眼角餘光瞧見老爹的動作不禁揚起眉，猜想到到底是誰的眼睛不好，又想，爹倒酒的動作會不會太殷勤了一點？

他該不會打算把伏旭給灌醉吧……可惡，爹要是敢覬覦他看上的人，他就跟他拚了。

「那恐怕有相當的難度。」伏旭很爽快地一飲而盡。

「是呀，你說，我該怎麼辦才好？」

「這話問我也沒法子，畢竟我只能醫傷不能醫病。」拿起被倒滿的酒杯又一口喝下。

「弄個咒吧，你可以以咒為藥引，這樣應該就治得好吧。」再倒。

「這個嘛……」端起酒杯，正打算再一飲而盡時，身旁橫過長臂，硬是搶下他手中的酒杯，教他懶懶的橫眼望去。「怎麼，不過是請我喝幾杯酒，心疼了？」

「哪有這回事！」樊入義啞了聲，看向父親。「我說爹呀……你會不會倒得太順手了？這倒酒的事應該是交給晚輩做，怎能讓你親自動手？」

伏旭的臉都已經醺紅了，要是他再不插手，只怕就要被灌醉了，至於灌醉之後……他很怕再添個弟妹，更怕他會失去理智弑親。

「這酒席之上哪裡分什麼長輩、晚輩來著？你到一邊去，別打擾咱們，咱們正在

談一件很嚴肅的事。」

我聽你在放屁！當然這六個字只能擱在心裡，要是真說出口，肯定會遭天打雷劈。「我聽見了你們談的事，可問題是誰眼睛不好？」

「不就是你！」樊守年沒好氣地道。

他話一出口，深知內情的文家人有志一同地哄堂大笑。

樊入義抬眼望去，瞧他們一個個笑得東倒西歪，不禁咬牙問：「我又是哪裡眼睛不好？我的雙眼雪亮得很，連你臉上有幾條皺紋都看得一清二楚。」

「這麼說來，病的不是眼，而是腦……」樊守年一臉痛心疾首。

文家人聽見了，又是捧場的揚起如雷笑聲。

樊入義眼角抽顫著，正要開口，便聽伏旭似笑非笑地道：「不管是眼還是腦我都不會醫，我有點醉了，可否讓我先回房歇息？」

樊入義聞言，趕忙將碗筷往桌面一擱。「就說酒喝那麼快是很容易醉的，我不是心疼妳喝太多酒，是怕妳醉，要是喝太多，明天醒來可有妳受的。」很自然地，他攙起了伏旭要扶他回房。

「不用了，你還沒用晚膳，還是守年送我就好。」伏旭想要推開他的手，卻發現他抓在肩頭上的力道用了十成十，不容他抗拒。

「我爹年紀大了，要是妳在回房的路上醉得走不動，他可沒力氣抱妳。」樊入義堅持地扶著他往外走。

「你這個臭小子……」樊守年氣得吹鬍子瞪眼。

瞧，那不就是張嫉妒的臉，這下子完了，他發現得太晚，兒子已經陷進去了。

「守年，我勸你跟去，免得有人獸性大發。」一旁被妻子照料得妥妥貼貼的朔夜懶懶建議，一雙魔魅的眼藏著點到為止的提醒。

「不用了，這是我和伏旭說好的。」樊守年嘆了口氣，看著席間所有的文家人，

「你們該不會都知道這件事吧。」

「已經一年多了，想不知道都難。」文世濤嘆氣說。

「一年多了……」樊守年開始苦惱。

這下該怎麼辦才好？

兒子非常死心眼，只要他覺得對的事，一旦聽進耳，他就會奉為主臬，只要是他想做的事，誰勸也沒用……那他現在到底該不該跟過去？事情真能如伏旭所說的，只要兒子確認他是男人就會知難而退？

他才不管兒子到最後會如何神傷，他只想保有那三十年交情的好友，要是他的笨兒子敢嚇跑好友……他就跟他斷絕父子關係！

第三章 要害直擊

攙著半醉的伏旭來到暫居的雅房，輕柔地將人安置在床上，還沒來得及問要不要喝點茶水，她大半個人枕上他的胸膛。

霎時，樊入義呆若木雞。

難道……她打算要……他不敢再深思，可是他的心跳得好快，因為他們貼得太近，近到他可以嗅聞到伏旭身上清雅的香氣，感覺到她的鼻息拂過他的胸膛，不斷地擦

撥著他那比紙張還脆弱的理智。

如果這是一個默許的動作，那麼他可以合情合理地將她撲倒，可要是他猜錯了，那豈不是要鑄成大錯？

姑娘家的清白豈是能隨便玷污的。

不過要是強占了她的清白，再要她點頭出嫁，這法子好像也不錯呀。

就在他腦袋中的思緒九拐十八彎時，等不到他反應的伏旭突然雙臂環抱著他，低喊道：「好冷……」

只差那麼一丁點，樊入義的理智就要像是斷線的紙鳶一般，飛得不見蹤影，然而最終他還是咬牙忍住了，因為他是個君子，他輕輕拉開她的手，扶著她躺好。

伏旭半掩著狹長美目，等著他下一個動作，豈料他竟只是趕緊拉起被子替他蓋妥，還蓋得密不透風，像是怕他著涼，他不由得呆住。

這傢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居然君子到這種地步……天底下有哪個男人在面對心儀之人，而且還是醉酒狀態時不竊玉偷香的？他故意製造機會，他卻守禮到這種地步……看來不使點狠招他是不會有逾矩舉動的。

於是他推開被子，拉扯開衣襟低喊著，「好熱……」他等著看樊入義的反應。

豈料他居然閉上雙眼，坐在床畔朝自己勸說，「別掀開被子，待會要是吹到冷風就不好了，對了，也不知道爹有沒有派人替妳準備熱水沐浴？還是乾脆我帶妳到後方的溫池裡泡……」他絮絮叨叨的說著，儼然像個大媽，一雙手還不住地替他拉妥被子。

伏旭面無表情地張眼瞪著他，看準了他游移的手，再次將被子扯掉，就連衣襟也整個拉鬆，閉眼等著他的手輕撫而來，滑過他的胸膛——

樊入義如遭雷擊似地跳開，緊握著剛剛不小心撫上他肌膚的手。

伏旭張眼，看他臉紅似火，就連耳根子也是，不禁怔住。

臉紅？

有沒有搞錯？難道他感覺不出他摸到的是男人的胸膛？就算他眼殘又手殘好了，就算他真是個姑娘家好了，這樣的反應活像是個未經人事的毛頭小子，壓根不像文世濤跟他提起過的縱橫情場、戰無不勝的桃花浪子。

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抱著滿腹疑問，瞧他好似要有動作，伏旭立即閉上眼，將被子拉開佯睡。

然而等了好半晌，卻等不到半點動靜，正當他想張開眼時，感覺到樊入義正走到床邊。從衣袍摩擦的窸窣聲判斷，他正緩緩蹲下身，然後不斷地逼近自己，近到他可以聽見對方正在喃喃自語著。

「別醒來，妳千萬別在這當頭醒來……」

伏旭意會的瞬間，唇已經被他攫住，霎時，心狠狠地竄著。

他沒有躁進，只是貼著他的唇輕輕摩挲，力道很輕柔，像是怕驚醒他似的來回親吻，之後才聽他啞聲道：「對不起……」

伏旭始終閉著雙眼，直到聽見一陣腳步聲離去，才緩緩張開眼，輕撫著被他吻過

的唇，感受房裡滿是屬於他的氣息，正不斷地侵擾他。

「該死的你，就非得招惹我？」帶著怒意的話聲出自無奈的口吻。
他知道，這次面臨的對手，真的是非常棘手。

伏旭一夜未眠，一早樊入義便來敲門。

「伏旭，醒了嗎？起來吃早膳吧。」

伏旭的情緒從昨晚就一直處於極度惡劣的狀態，此刻長髮未梳，懶懶地倚在床柱邊，瞪著門板，不想搭理。

「伏旭、伏旭？」見裡頭沒有回應，外頭的樊入義似乎急了。「對不起，我進來了。」

說著，人已經推門走了進來，一見到他慵懶地倚在床柱邊，他不禁又往後一退，垂著臉問：「妳是不是身子不舒服？」

「煉丹師死不了好不好。」後頭傳來涼涼的聲音。

而回應他的是一——「哇！大少，我流鼻血了！」

太過分了，竟然為了一個煉丹師打他鼻頭！

「流點鼻血不會死好不好。」樊入義學他的調調涼涼說著，而後走進房內，把掠陽隔離在外，免得他那張狗嘴又吐出什麼鬼話，讓他又動手打人，豈不是要把他平日辛苦建立的儒雅形象全都毀了。

深吸一口氣，而後吐出，他咧著自認最無人能敵的笑看向伏旭，卻對上他高深莫測的笑。那笑意教人頭皮發麻之外，還教他的胸口莫名發癢著。

「我胸口痛。」伏旭笑得壞心眼。

「……我找大夫替妳看看。」樊入義嚥了口口水，趕緊轉過身去，以免自己受不了眼前秀色可餐的景致，化身為狼撲過去。

「你幫我看不是就好了。」他笑瞇眼，站起身，拉住樊入義的手。

樊入義心跳加快，發現今天的伏旭異常誘人，笑得一臉「淫蕩」，又主動握著他的手，瞬間覺得自己的獠牙快要長出來了。

更可怕的是，她竟然拉著他的手直往胸口探去——「妳在做什麼？」話一出口，他聲線急得都岔了。

「替我撫撫胸口。」伏旭笑瞇眼，笑意卻不達眼底。

「這怎麼可以？這於禮不合。」他的聲音微弱，心跳得很急，雙眼超失控，不自覺直往她的襟口處瞟。

「昨晚你吻我的時候怎麼不說於禮不合？」話落瞬間，他斂笑凜目。

就因為一個吻，竟讓他一夜難眠，教他氣惱極了！

樊入義嚇得倒抽口氣，難以置信地看著他。

她知道，她竟然知道……

「你要怎麼賠償我？」

「咦？」

「吃乾抹淨就拍拍屁股走人，這就是你樊大少的處世之道？」他輕蔑地哼笑一

聲，放開他的手。

「當然不是！」樊人義急聲否認，雖然心跳得很快，但思緒轉得更快，隨即又開口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請允許我——」

察覺到樊人義很可能要說出什麼驚人的話，伏旭決定轉移話題。「給我準備馬車。」伏旭懶聲打斷他未盡的話。

「嘎？」

「我要去一趟孔雀山。」

樊人義眨了眨眼，看向窗外。「可是現在外頭在下雪，說不定山上已經積滿了雪，妳這時候前去……」

「去備馬車！」受不了他嘮嘮叨叨的，伏旭惱火低咆。

「我馬上準備，妳不要生氣！」樊人義飛也似地開了門，朝著石化的掠陽吼道：

「你還杵在這裡做什麼？還不快去準備馬車！」

「……大少，你竟然出手了……」掠陽難以置信地搖著頭不住往後退。「你不是我的大少、你不是我的大少！」

「你給我閉嘴！」他羞窘的吼著，站在門邊卻沒有勇氣回頭踏進房內。

頭一回偷香竊玉就被戳穿，直教他羞赧得無臉見人。

以往這些下流事他是不屑去做的，認為那是登徒子的行徑，如今才發現，要是真愛上一個人時，人心是會變得很邪惡的。